

回声

周 游 著

HUI SHENG
重庆出版社



周 游著
重庆出版社

回声



周 游 著
回 声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长征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6.875插页4 字数106千
1988年10月第一版 1988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

*

ISBN 7-5366-0570-6/I·125

定价：2.15元

序

散文已经走过了很长很长的路。这几年，似乎有些落后，有些寂寞了。落后恼人，寂寞难耐。有人舍之而他图，或弄小说，或编电影；也有人固守这艺术的一隅，默然劳作，勤耕不辍。前者不必受到非议，后者自当被人尊敬。——这散文集的作者，以他颇为丰厚的生活度藏，本可结撰长篇，却专注于散文。孜孜矻矻、数年不已。是对散文的热爱？还是对散文终不会灭绝的确信？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呢？

静静的冬夜，我读完这一束文字，感思很多。不能说它们已经尽善尽美、篇篇精湛，了无瑕疵。评论的失实同作品的失实一样讨厌。直而言之，它们是不平衡的。正如窗外的林木，有的高些，有的低些，高高低低，并非在一个水平面上。然而，就其中相当数

量的篇什而论，确实称得上思深质实。例如《牛的闲话》、《离情》、《乡愁》等等，都是刻意经营之作，自有发人咀味之处。它们不是飘飘飞红、淡淡流云，甚至不是精致的盆栽，而是岭上野栳，山间泥壤。也许不足以撩人眼目，缺少一点轻盈、纤巧和空灵。却以比较厚重、实在、素朴见长。爱者赏之，会掂出其分量，并发见制作者的一番严肃的匠心。

中国散文理论在推崇作品风格多样化的同时，向有“尚实”的美学主张，这很有道理。散文是“短”的艺术，三、二千字，要能与小说、戏剧等等各标异采，在欣赏者的感受中留下较深的印记，必须尤为“尚实”。倘若散文一味追求细微、小巧，甚至轻靡，是不能实现对宏阔的时代生活的宏阔的反映，而与时代生活同步的。因此，举凡忠实于时代生活的散文家，都不倦探求，以“质实”作为自己的艺术目标，尽可能使作品情思深沉一些、对时代生活的观照反映深刻一些，“小”中见“大”，“少”中见“多”，方寸一天，尺幅千里。

有篇《倒影》，很有些意思。初看起来，不过是惯常多见的旧地重回的述怀之作；掩

卷一想，才觉出作品颇为繁丰的内色。在那个川东群山间的湖畔，作者曾经度过近二十年的沉重岁月。其间有多少苦涩不快的记忆。过去，对这湖，唯觉可畏可厌。如今重来，留连于山水之间，才发现了过去近二十年间一直未曾发现过的美。天青水绿，鱼肥果香。临末，作者情不自禁地对湖喊出，不抱成见，永结友好！——如此篇章，可以视为一般的对山水的吟咏吗？个中丰富的社会、人生甚至美学等方面的内蕴，不能不勾起人们久长的思索。

其实，作品的艺术构架也并不鲜见。但是，作者在这寻常的艺术构架中，较多地注入了特定的历史内容。他也不是在一般的层面上抒发自己在时代的风雨晦明中的情思。他的笔，紧扣着对这湖的感情态度。一畏一喜之间，夹铸进种种的人与事、景与物。起于具体，又不止于具体。感情的变化中分明地透露出时代变化的消息。这样，作品既集中又颇为开阔。人们会感染于作者的挚情实意，由此而思及很多很远。如此篇章，是不能以“轻飘”目之的。

一般说，要把散文写得纤秀、小巧，是

比较好办的；要能孕大含深，有较大的艺术容量，就颇不容易了，此中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作者对社会人生的体验的深浅，无疑是一重要因素。“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古人这番话，对于当下的散文创作，似乎仍然具有新鲜的启示性。还是以这散文集而论，其中较有分量的篇章，正是以作者长期的切身体察为底子的；而另一些文字，其所以显得比较薄弱，恐怕也应归结到上述因素去。或曰因素之一吧。“厚积博发，博观约取”，似乎仍未过时，特别是对散文创作。

据我所知，作者写得不多，写得很慢，反复打磨，再三改易。他的这一束文字，绝非率尔为之。细节的选取，语言的遣用、章法的安排，等等，都曾苦心思量。虽然有得有失，有长有短，但整个创作过程是严肃而艰辛的。其中有作者的自觉的质量意识在焉。

清代的刘熙载说过：“尚实者日茂”（《艺概》）。这话切中要害。散文，古老的散文，只要贴近时代，贴近社会，“尚实”，是会焕发出年青的光采的，我想。

周冠群

1986年岁尾

目次

序

周冠群

乡土篇 1

故乡的抬阁 3

牛的闲话 14

乡恋 23

乡愁 31

摇篮吟 40

母亲，我来看你 47

方言赞 55

故里行 60

沉浮篇 67

黄桷埕，黄桷树 69

我家有只猫 76

离情 84

倒影 92

回声 98

浪迹 106

收魂记	115
选择	123
豁达的人	130
一板之隔	137
不是朋友，终成朋友	145

杂色篇 153

窗口	155
晚晴	163
列车上	169
良师	175
武彝旧事	182
高高山上一座城	189
鹭鸣声声里	198
台身岩看云	202
清音阁品音	208

后记 211



乡 土 篇



故乡的抬阁

春节里，千里迢迢的老家传来信息：销声匿迹许多年的故乡抬阁^{*}，如今又打打扮扮重新登场了。

就像一旦发现久已失落的心爱收藏忽然有了着落，这信息叫我惊喜。惊喜中，似有若无，耳边隐隐响起声声锣鼓点。那亲切的音律，深长的韵味，丝丝缕缕，串连成线，把我引回可爱的故乡去。

我的故乡在江南一角的农村。村后有满坡的毛竹林，村前流过一条潺潺的清水溪，我的童年就在这林边溪畔度过。那时候，我们总是很快活。春三月进竹林听画眉鸟儿唱歌；盛夏里入小溪学鸭儿凫水；初秋天摸黑逮满沟的螃蟹；腊月间用冻红的双手塑雪人，还吃屋檐下挂起的冰凌。待到

冰化雪消时节，伴随锣鼓、彩旗，又迎来一年一度的抬阁。

多么好看、有趣、迷人的抬阁啊！

那时节，每当过了旧年，满村里七、八岁的娃娃们有谁不曾做过好梦，梦见自己站到抬阁的顶上，扮了个戏中人的呢？瞧瞧，要真能碰上运气，去扮个赵云、周瑜之类的大将，身穿盔甲，头戴雉翎，背插将旗，手执刀矛，让人抬着四处游，该多威武，多神气！

不过上不了也不要紧，尽可以看。看看那万人空巷的声威，热闹非凡的场面，也难得。

这场面还有个微妙处：大凡这一天，村村寨寨的姑娘、嫂子们总要特意打扮一番，欢欢喜喜涌向村口边去亮相，哪个妹子长相好，谁家姊儿身段娇，想瞧的一任你细细地瞧。那些后生仔们巴不得的也正是这个。以致一天下来，竟有人看花了眼，笑歪了嘴的哩。

听得二婶说，三嫂和三哥就是这么巧合的一对。三哥原是远近出名的长号手，能一口气吹响两个“呜嘟嘟”的音节来，吹罢了还脸不紫涨眼不红。有一回，抬阁游到凉亭口，

平日老实的三哥见路旁一个高挑儿姑娘不时朝他看，忍不住想卖弄一下，鼓足劲儿一连吹出三个“呜嘟嘟”，当下虽博得了众人一片叫好声，却憋不住吐了一口血，使他失悔不迭。谁知第二天即有人送了药来，来者受人差遣，一盘问恰是那位姑娘家。两人由此结下了姻缘。有人问三哥此事是否当真，三哥总是嘿嘿地笑，并不作答。我也曾问过三嫂，三嫂竟说：“小鬼头，你也想试试吗？”反倒叫我不好意思了。

我从小爱看抬阁，才点点大就缠着哥们，骑上马马肩四处赶着看，和小伙伴们手牵手儿踮起脚跟挤着看。那情形，至今还保留着鲜明的印象。其中两回，连细微末节都清晰依旧，一如昨日经历。

有一回，我刚满八岁。那天见三哥又上梁取他的长号。我心里当即明白八九分，便央求说：“三哥，让我登一回抬阁好吗？”三哥闷声闷气地说：“满村的小人都想哩，怕难办！”其实三哥早为我游说了，无奈人多争议大，只得拈阄看各人的造化。一拈阄，我落空了，好运却轮到鼻涕虫泉泉和阿龙的身上。我真想大哭一场。为此还生过几天闷气，并且发

誓说：无论如何不再看抬阁了。话是这么说，到得出动那一天，我还是夹在伙伴们中间，装成没事人一样，早早地等候在村口。

铙！铙！远处响起闷雷似的火铙声。呜呜……吹响了低沉雄浑的长号。号音一落，滴滴锵锵，跟上了节奏明快的锣鼓点。伸长颈子看去，左邻姚村的队伍领先开过来，对面桥口的人马从桑园地里闪出来，本村的殿后，由岔路横着插进来。队队一样的派头：走在最前面的是长号手，一色密扣紧身黑短袄，腰束宽条黄绸带，手提五尺长号筒。他的身后是左右并排两员火铙手。挨次才是高擎红、黄、绿三色彩旗的十六名后生仔，平掌五彩宫灯的八个大姑娘。最后由四人合抬的抬阁压轴。台面上端端正正立一对娃娃扮的戏中人——清一色的三国戏：关羽释曹操，吕布戏刁婊，张飞战马超。

滴冬锵，锵令锵，锵锵令锵令令锵……三副锣鼓此起彼落，一阵更比一阵欢，几下就敲出了热烈的气氛。锣鼓声声里，沿路砌起了严实的人墙，队伍就在两面人墙中通过。娃娃们也一路跟着走，像给长龙拴上了尾巴。尾巴伸得越来越长，甩得越来越远，回头望

去，黑压压地不见尽头。

人流涌进邵镇，也把欢声笑语带进邵镇。刚才还静悄悄的小街忽然之间人声鼎沸，人头攒动，抬阁停下，队伍站定，人们也笑闹着围上来。可怜掌宫灯的黄花闺女们，一眨眼就被看热闹的男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团团围住。乡下人说话粗鲁，无所顾忌，他们一边围观，一边指手划脚，评头品足，说得姊妹几个个红着脸儿看地下，羞煞人了。

人堆里还响起叫卖声，甘蔗、荸荠啦，瓜子、麻饼啦，喊得脆生生响。

我钻到抬阁底下找三哥，一抬头看见扮张飞的泉泉汲着鼻子抹眼泪。他这是怎么啦？

“泉泉，别忘了你是谁了！”有人在逗他，“你是鼎鼎大名的好汉张翼德，桃园三结义的老么，能哭吗？”

“我，我要……”泉泉嘟囔着，话音听不清。

“你要什么？”

“我要，要厕尿！”

“嗨，要厕尿就屙嘛，你不会解裤裆？”下面的人朝他喊。

但是泉泉一动也不动，并没有照着做。我

知道，他是怕当众出丑哩。亏得三哥，二话没说就把他给抱下来了。

时近中午，二月的太阳照在身上暖烘烘，泉泉可狼狈了。他内穿一身棉袄裤，外罩一层厚戏装，早热出一脸的油汗。用手一揩，把个张飞脸抹得一团糟，看上去人不象人、鬼不象鬼的了。他冲着我说：“我们换，好吗？”“换什么呢？”我不懂。“噫，你不是想登抬阁吗！”原来是这样。我看着他那副可怜相，却一点没有这种心思了。事后又听阿龙讲，老在上边死站着，脚也不能换，不一会又胀又麻，加上口干舌燥，难受得真想往下跳哩。我开心地笑了，庆幸自己不曾去受这份罪。打这时起一心想登抬阁的念头才算一笔勾销。

两三年后，我又经历过一回。这一回，因身负重大使命，于看热闹倒也并不怎样地热心了。

头一天，该扛彩旗的小灿哥特意来找我，第一句话就说：“兄弟，明天托你帮个忙。”

我好生奇怪：“什么事呀？小灿哥。”

他讷讷了好一阵我才懂得，原来他是要相亲啦。对象就是水口人，没见过，照俗规